

烟台故事

血染田沟

警卫排掩护“抗大”三分校师生安全转移

林红宾

我的挚友是搞党史研究的,那年清明时节,我们俩特地到栖霞市庙后镇骂阵口村,凭吊田沟阻击战,幸得该村退休教师孙殿仙为我们引路和讲解。孙老师年逾八旬,精神矍铄,至今笔耕不辍,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烂熟于心。我们随孙老师朝村东走去,转过一个山嘴子,一条偌大的山谷赫然入目,此乃大田沟,深达十华里。山坡和谷底尽是果园,山上则是松林,满目凝绿聚翠,令人心旷神怡。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但见一处阳坡的黄檗林中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石碑,上刻“田沟阻击战纪念馆”8个大字,碑的后面刻有短文,记载着这次悲壮的战斗。随着孙老师的讲述,我们恍若回到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

1941年,我中共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领导胶东军民经过一系列战役,打垮了盘踞在胶东的国民党顽固派24支杂牌军,创建了牙山、昆崙山、大泽山三大革命根据地。在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已臻完善和巩固,在这样的形势下,聂凤智校长率领“抗大”三分校的师生来到牙山北麓的东乔、康家一带,从此,“抗大”有了一个稳定的办学环境。牙山北麓,山峦叠嶂毗连,沟壑纵横交错,山林匪密蓊郁,大多地方终年人迹罕至。“抗大”的师生将莽莽山林作为课堂,以双腿当课桌,或倚树看书,或临岩写字,听松涛而生豪情,望山峰而壮意志。就这样,一批年轻的军政干部茁壮成长起来。

1942年,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对我牙山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他们沿途烧杀抢掠,妄图靠“三光政策”将革命火种扑灭。日寇对“抗大”三分校恨之入骨,视为扫荡的重中之重,经常派遣奸细刺探我军情报,并出动飞机,侦察我军的行动,企图将“抗大”三分校师生一网打尽。为防不测,聂凤智校长带领师生在深山密林中迂回上课。

2月9日晚饭后,“抗大”三分校的1000余名师生,从康家村翻山越岭来到儒林区后许家村的南沟,在松林中露宿,准备翌日在此上课。天将拂晓,他们得到可靠情报,“扫荡”的日寇就住在距这儿仅有十余华里的上崖头村,可谓咫尺相隔,异常危险!聂凤智校长当机立断,为避日寇,立即撤离,奔赴花顶、东大坡、小田沟、大田沟。当来到海拔400多米的深山时,安排各班学员,寻找地方隐蔽,开始上课。这天上午,敌机不知从何处飞来,在深山上空盘旋,尽管谷深林密,但师生们还是被敌机发现了。

晌午时分,300多名日寇从上崖头村翻过北山,来到上林家岬子村,逼迫村民刘同带路,沿山脊北上,逐渐逼近花顶。当我军发现日寇时,相距已不到半里路,情况十分危急!1000余名师生仅有30多人的警卫排,而且每名战士只有3枚手榴弹、一支钢枪、30发子弹。日寇十倍于我,而且装备精良,敌强我弱,形势相当严峻!为确保师生的安全,聂凤智校长命令警卫排全体战士埋伏在花顶西坡阻击来犯之敌,尽量争取时间,掩护师生分两路撤离险境。

警卫排的战士巧妙隐蔽,严阵以待,当日寇愈来愈近,排长王克山一声令下,几十枚手榴弹一齐飞向敌群,日寇猝不及防,被炸得血肉横飞,蒙头转向。日寇中了埋伏,不免气急败坏,将带路的刘同一枪打死,然后组织火力进行反击。警卫排的战士居高临下,将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得日寇鬼哭狼嚎。当他们发现我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时,不免面露狰狞,朝山顶发起攻势。

面对日寇猛烈的炮火,为了保存实力,战士们边打边撤,当撤到东大顶时,日寇像一群饿狼将警卫排的战士们团团围住。这时,战士们的手榴弹用完了,子弹打光了,已有10多名战士光荣牺牲。不能坐以待毙,要奋力突围,王克山排长率领20余名战士冲入敌群,与日寇展开了肉搏。有的战士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向敌人,有的战士抱住日寇一同滚下悬崖,战斗进行了20多分钟,我军战士伤亡惨重。此时,“抗大”三分校的师生已经撤离了危险区,王克山命令剩下的战士分三路撤退,其中一路4人向东撤退不到半里路,又遇上一群日寇,战士们只能用木棍和枪托与敌搏斗,最后4名战士全部倒在血泊之中。另一路撤退的3名战士,退到尖子顶时,被日寇发现,全部中弹身亡。王克山带领两名战士顺大田沟而下,撤出2里路,正欲翻过山脊,遭敌猛烈扫射,王克山和1名战士身负重伤,被扑上来的日寇杀害,李元章一人跑出5里以外,仍旧未能摆脱敌人的魔掌,也壮烈牺牲。

在这次阻击战中,只有战士林树斋在撤离时从山后坡顺积雪滑到山半腰,钻进堆放的松柴中,才幸免于难(林树斋后任儒林区委书记、栖霞县县长等职)。

在田沟阻击战中,警卫排30多名战士,为了掩护“抗大”三分校师生安全转移,血染青山,为国捐躯。这可歌可泣的壮举,已载入华夏不朽史册,千古颂扬,永垂不朽!

乡村记忆

五龙河拍电影出了名

孙瑞

胶东有名的大河五龙河不仅是梨乡文化的发祥地,也曾是几十部电影、电视剧的绝佳外景拍摄地,甚至被誉为“胶东横店”“五龙河好莱坞”。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两个小八路》《农家乐》《地雷战》《苦菜花》《永不分离》等几十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场景,都选在风光旖旎的胶东五龙河中下游取景。

1978年初夏,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两个小八路》拍摄剧组来到五龙河下游的穴坊镇黄格庄村五龙河沿岸架起摄影棚。拍电影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亚于现在“神七”飞天。

“快!到五龙河看拍电影去!哪个村的人被选中当群众演员了,每人发两块钱的演出报酬呢!”十里八村的老百姓像炸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争先恐后地向拍摄现场涌来。我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和伙伴们一路小跑,来到七八里路外的五龙河黄格庄大桥看热闹。

还没到五龙河桥头,隐约看到一辆军绿色解放牌敞篷汽车和一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车停在大桥边。大桥下面的芦苇荡,也架起了一个比农村草垛还大的摄影棚。桥下的河边羊肠小道上已是人山人海,里三层外三层,把摄影棚围得水泄不通。

扮演小八路的小演员站在齐腰深的芦苇丛里,仔细地听着导演的口令,认真地做每一个动作。一个戴鸭舌帽的摄影师,站在最高处,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不时地擦着汗水,不停地拉近聚焦。

那位长着络腮胡子的导演很有特点,手持喇叭变着嗓门喊:“大家注意了,准备!一、二、三……好,开始!大家投入角色。再来一次……”

摄影师坐在两条像铁路一样的轨道上拍摄,一会儿聚焦推拉镜头,一会儿上摇,摄影助理手持圆圆的“月亮”反光板,往演员脸上照,用来补光。在一旁的数百人趋之若鹜地围在一起,由于河边太滑,我一不小心被挤进河里,幸亏河不深,裤子湿了一大截。

尽管这样,我还是探着脑袋看,侧着耳朵听。

“叔叔,什么时候能放电影?”一位十几岁的小孩子们不停地问。

“小朋友,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等明年麦子熟了的时候。”摄制组一位50多岁的人风趣幽默地回答。

果真,就在第二年五月份,终于盼来电影发行公映。

我一口气看完了这部电影。原来《两个小八路》的故事就发生在胶东五龙河流域。我后来获知,编剧李心田是原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在莱阳当兵。李心田为了挖掘创作,多次从济南回到莱阳五龙河流域采风,详细了解当地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打日本鬼子的故事,用了三个月时间,精心创作了长篇小说《两个小八路》。

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地雷战》,故事虽然发生在邻县海阳,但很多场景都是在五龙河下游拍摄的。记得有

一段经典台词:“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叫鬼子挨打又挨炸,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这句台词,至今朗朗上口。

敌人让地雷炸怕了,还是不甘心失败,吃了几次亏以后,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从青岛到海阳,青威公路五龙河段是日本鬼子的必经之路。赵庄人在五龙河巧妙地“守株待兔”,不见鬼子不挂弦,在桥底绑了水雷,日本工兵一上桥,立刻“飞”上西天!

有趣的是,1962年要拍摄还原1942年的五龙河,可当年还没有修建大桥,只有一条由几十根石条做桥墩的简易路,怎么办?为了还原大桥真相,摄制组还在蚬子湾、东蒲、贤友几个大队购买了上百根石条,用马车拉过去,临时架桥。道具师还对石条“做旧”,涂了些锅底灰、炕洞灰等脏东西,让桥“返古”逼真,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五龙河岸边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在195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莱阳五龙河中游西陶漳村拍摄的黑白故事片《农家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故事片。梨乡莱阳五龙河的秀丽风光,胶东大地的淳朴民风,第一次用胶片播映到了大江南北。如今的西陶漳村,已经成为有名的“梨乡风情”旅游村,《农家乐》成为人们脑海中一段温馨的记忆。

据西陶漳村的一位八旬老人介绍,电影主演著名演员秦怡用心揣摩角色,每天都帮房东打扫卫生、挑水做饭、干农活。她还与村里年龄相仿的妇女主任于秀花结成了对子,两人每天形影不离,推木轮车运石头上山,一个推一个拉,齐声说莱阳“地瓜话”。秦怡还跟这位姐妹学会了烧灶锅、挑麦秸、收割高粱等农活,闲暇时学会了绣荷包、纳鞋底、剪窗花等手艺。过端午节,俩人还一起包饺子。一个多月下来,秦怡仿佛变了个人,当她一身土布袄站在镜头前,活脱脱一个村姑形象。

脍炙人口的经典小说《苦菜花》,1965年被搬上银幕,其中很多镜头在五龙河中游淳于村一带和昆崙山拍摄。

2018年10月17日,电影《永不分离》新闻发布会在莱阳举行,这是一部以莱阳梨为故事线索的电影,由山东泰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资拍摄,张旭升担任编剧,高海博导演,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和部分院线放映。莱阳梨文化历史悠久,生长在五龙河沿岸,有关莱阳梨的故事每天也在不断发生着,这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莱阳的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发展。

还有,莱阳作家徐洪礼2007年创作的20集电视剧《智歼顽敌赵保原》,2012年王珂、吴隆奇主演的电视剧《大扇坊》,都是在五龙河开拍和杀青。烟台作家夏仁胜写的电视剧《大秧歌》,也有些镜头在五龙河拍摄。

五龙河不愧是胶东梨乡文化的摇篮。